

五里桥

五里桥

五里桥

五里桥

五里桥

五里桥

五里桥

清晨,我总爱沿着泉州丰海路散步。路过埭埔村口时,忽见三三两两的簪花女挑着海货归来。她们发髻上层层叠叠的鲜花,在咸涩的海风里摇曳生姿,像极了古画里走出来的渔家仙子。

第一次见识簪花围,是在10年前的鱼汛季。那时我还是个爱跟着采风队乱跑的小屁孩,在埭埔渔港边看呆了眼——渔家女子们蹲在礁石上撬海蛎,发髻却纹丝不乱。素馨、含笑、粗梗花层层环绕,金银簪钗错落其间,倒映着波光粼粼的海面,竟比城里婚纱影楼的造型还要精致。同行的老师傅说:“这哪是寻常头饰?分明是头顶的花园。”后来翻阅过地方志才知晓,埭埔女簪花围的渊源,竟可追溯至宋元时期。当年泉州港“涨海声中万国商”,阿拉伯商船带来的茉莉与素馨,遇上闽越族“以花为冠”的古俗,又在明代“簪礼”规制中沉淀,最终淬炼出这独树一帜的海洋头饰文化。渔家女子晨起梳头,要先绾起“螺髻”,再用掺了茶油的发蜡固定,后将新鲜花串盘成环。最是要考究“四时花围”:春簪含笑,夏佩茉莉,秋供素馨,冬饰金盞,四季都不敢让青丝寂寞。

去年深秋,我特意住进埭埔村深入体验。房东黄阿婆是村里新一辈的“全科”簪花师,她的阁楼总飘着淡淡花香。在某个露水未晞的早上,我曾撞见她给嫁娘梳头。老人枯瘦的手指在发丝间翻飞着。

她突然压低声音:“早年间啊,我们簪花围出海,遇到风浪就把花撒向海里——花沉了,妈祖就派鱼兵虾将来托船。”新娘子发间的含笑花簌簌颤动,不知是海风作祟,还是被这古老传说给惊了心意。

最动人的莫过于落霞的蚵壳厝前。归航的渔妇们解开发髻,将蔫了的花瓣撒入陶瓮。十来岁的女孩们蹲在墙角,用塑料花模仿大人盘发。扎羊角辫的小丫头喊道:“我要学阿嬷戴真花!”却被母亲笑骂:“真花五更就要去花市抢,你起得来?”话音未落,老巷深处传来卖花女的吆喝:“玉兰——含笑——”拖着长调的闽南语,仿佛从800年前飘来的叫卖声。

如今,每逢重大节庆,你仍能看到盛装的簪花女结队而行。她们发间的鲜花、耳畔的金环,在都市群畔划出一道道流动的彩虹。年初元宵节,我目睹几个穿汉服的姑娘举着自拍杆追拍簪花老人。有位阿婆突然转身,把手里多余的素馨花环扣在女孩头上:“你们年轻人也该学学,别整天戴那些塑料珠子。”女孩愣怔的瞬间,“花灯”在她的脸上叠印出青春的时光。

前些日子,我特意去老花市转了转。卖花30年的阿香姨正在数钞票:“现在年轻媳妇买花比老人家还舍得,说是什么‘氛围感’。”她身后的冰柜里,躺着今晨刚从花田摘来的茉莉,白莹莹的花苞像无数未启封的月光。

暮色渐浓,海风送来远处渔船的汽笛声。几个簪花女骑着电动车驶过滨海公园,她们发髻上的花朵在车流中明明灭灭,宛如川流不息的渔火。这项传承千年的海上花事,终究是找到了漂洋过海的新航线。

五里桥

五里桥

五里桥

五里桥

五里桥

五里桥

五里桥

五里桥

母亲总说:“热气能通经络,散寒气,比吃药还管用。”小时候我发烧,她不肯立刻给我吃退烧药,而是先用热毛巾一遍遍擦拭我的额头、腋下、手心,嘴里念叨着:“发发汗,寒气排出来就好了。”我烧得迷迷糊糊,只觉得那毛巾的温度像一条暖河,缓缓流过全身,竟真让我安稳睡去。

然而,随着年龄增长,上了学,知道细菌、病毒,知道吃药片见效快,我开始质疑母亲的“土方法”。初中时一次重感冒,鼻塞头痛,母亲照例要给我热敷,我却烦躁地推开:“这有什么用?半天不得好,我要吃感冒药!”她愣了一下,没说什么,只是默默把毛巾放回盆里,热水腾起的白雾模糊了她的脸。

后来,我的观念越来越固执。发烧?吃退烧药。发炎?吃抗生素。疼痛?吃止痛片。母亲的毛巾热敷法,在我眼里成了过时的、低效的“老法子”,甚至带点愚昧的色彩。偶尔她仍会劝我:“少喝冰的,多热敷,对身体好。”我总是敷衍地应着,心里却想:“都什么年代了,还信这个?”

直到年近四十,久坐办公室,腰椎间盘突出找上门来。发作时,腰像被铁钳紧紧夹住,连弯腰穿鞋都困难。我去医院拍了片子,医生看了,说:“这个程度,手术还没必要,保守治疗吧!”我问:“那怎么治?吃止痛药能好吗?”医生摇摇头:“止痛药不能长期吃,要保暖,要热敷,别受凉。”

我愣住了。热敷?这不就是母亲念叨了几十年的方法吗?回家后,我对母亲说,“妈,你那条热敷毛巾给我用下吧”。母亲烧了热水,浸透毛巾,拧干,帮我敷在腰上。热流渗入皮肤,疼痛竟真的舒缓了些。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发烧,母亲也是这样,一遍遍换着热毛巾,守在我床边。原来,有些东西,真的需要时间才能懂得。

女儿备战期末考试,连续几周深夜复习,揉着眼睛喊酸涩。我接了半盆热水,将毛巾叠成柔软的方块,轻轻覆盖在她紧闭的眼睑上。

“这样真的能好吗?”我用指腹轻轻按压她眼尾的穴位:“热毛巾能让眼睛里的血管放松,就像给眼睛做了个温泉SPA。当年我备战高考时,你奶奶也是这样,每天给我送来带着中草药香的热敷毛巾。”女儿咯咯笑起来:“原来我们父女备考的秘密武器居然都是热敷毛巾啊!”我怔住,随即也哈哈笑了。是啊,这个毛巾热敷的土办法,已无声地传递了下去。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我们习惯了“速效”:吃药要立刻退烧,疼痛要马上打针,我们却也习惯了“遗忘”:忘却了身体本就有自愈能力。

现在想想,母亲的毛巾热敷法,是不急不躁的坚持,是一种生活的智慧,是对身体的尊重和唤醒,更是她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家人的健康。



埭埔女簪花围(国画) 杨新榕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时节

晒人

晒人

晒人

晒人

晒人

晒人

晒人

晒人

晒人

晒人

晒人

晒人

晒人

晒人

晒人

晒人

晒人

晒人

晒人

晒人

晒人

晒人

晒人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